

与中央电视台20集电视连续剧 同步推出



田雁宁·冉曙光 / 著

大千世界 惟生惟命最可贵
红尘儿女 惟爱惟情价更高

青花秋月

田雁宁 著
冉曙光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花秋月/田雁宁.冉曙光.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10

ISBN 7-228-08348-2

I.春… II.①田…②冉…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8648 号

责任编辑:丁 璇

责任校对:贺 灵

封面设计:刘良伟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成都市海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

字数 26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28-08348-2 定价:23.80 元

内容简介

漂亮热情的千金小姐侯莎莎和美丽温柔的霍雨茵与青年画家刘振邦陷入了难以纠缠的三角恋情。一个美丽中透出善良坚毅，一个俊俏中洋溢着才华温情，在这难取难舍的情怀中，究竟谁才是刘振邦的至爱？

这是一个美丽中充满悲情，激情中饱含着凄凉，扣击心弦感人至深的故事。

春花秋月

作者简介

田雁宁 男，四川铜梁人，1953年生于开江县，曾用名：雪米莉，阿弥等。在大巴山插队落户七年有余。1987年毕业于达县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达州地区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和重要刊物大奖，并用英、法、日文译介国外。其长篇小说《无法悲伤》《都市放牛》《情光灿烂》畅销全国，倍受广大读者喜爱。

冉曙光 男，著名作家，四川达川人，90年代曾与作家田雁宁同时迁居成都巴人村，开始“雪米莉”系列小说创作。一时轰动文坛，后来投身长篇小说创作，《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等，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轮船在满是白雾的江面上行驶。一只手指在轻轻地擦拭着蒙雾的玻璃。一双美丽的眼睛透过玻璃在向外张望。

有人在敲舱门：“小姐，要热水吗？”

女孩回头，原来是一个清纯秀美的女学生，她叫霍雨茵。

门打开了：“谢谢。”伙计把水壶提进了客舱。

“现在船到哪儿了？”

“已经进了珠江了，马上就到广州了。”

“哦。”女学生内心一阵激动一阵高兴。

伙计将水倒入热水瓶：“可惜今天雾太大，两岸的风光本来是很美的。小姐是广东人吗？”

“是啊”

“小姐是去外边念书的学生吧？好多客人都到甲板上看雾去了，小姐不去散散心？”

“要去的，我喜欢下雾的天气。”

快走啊，看雾去！过道里，旅客们互相招呼着向甲板走去。

霍雨茵也走出了舱门。她来到了船舷过道上，呈现在她面前的是扑面而来的漫天大雾。旅客们都在船舷上看雾。

霍雨茵像是听见了一阵苏格兰风笛的声音。她沿着风笛声的方向向前寻觅着。

刘振邦迎面走了过来，这是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他无意间瞟了霍雨茵一眼，顿时被她的美丽容颜惊呆了。恍惚之间，霍雨茵已经走了过去。刘振邦看着她的背影若有所思。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

刘振邦来到了船头甲板上，甲板上挤满了兴奋不已的看雾的旅客们。

苏格兰风笛的声音越来越缥缈，好像是从江面上传来的一样。渐渐地，乐曲声清晰可闻起来，那是古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刘振邦在人群中寻寻觅觅。一阵白雾掠过，发现霍雨茵独自一人站在船甲板的顶头，便走了过去。刘振邦来到了霍雨茵的身边，仔细地打量着她。正在谛听天籁般音乐的霍雨茵也发现了刘振邦，转过头来，清丽的脸上露出纯真的笑容。

刘振邦有点尴尬地问：“小姐，你也喜欢这首曲子？”

霍雨茵脉脉含情地点点头：“是啊，我喜欢。”

“这是一首苏格兰的送别曲。”

霍雨茵问：“是谁在为我们送别呢？”

“海神的女儿啊。”

霍雨茵惊讶地看着刘振邦。

他笑笑说：“西方的传说里海神的女儿总在海洋里寻找她爱过的一个人类水手，每次有船路过，她都要歌唱，发出人类乐器的声音，希望自己的爱人能听见。”

霍雨茵笑了笑说：“我不信。”

“有的时候，船上的人还能看见她呢。”

“那我更不信了！”

刘振邦突然指着前方海里：“你看！”霍雨茵不由得转过头去，除了雾，什么都没有。

“你骗人！”她转过头来，刘振邦得意地笑了笑。

这时，一阵汽笛鸣叫。

“到广州啦！要靠码头啦！”几个旅客们高兴得欢呼了起来。

广州码头的轮廓渐渐地显露了出来。“再见了！”霍雨茵向船舱走去。

“小姐！请问贵姓？我叫刘振邦。”

霍雨茵笑了笑：“你就是这样和女孩子搭讪的吗？”

“小姐，我真的很想跟你结识，因为，因为你长得很像我家里的一
个人。”

霍雨茵又笑了：“刘先生，这样的理由经常有人跟我说的，很高兴遇见你，也很高兴我像你家里的人，我要准备下船了，再见！”霍雨茵匆匆离去。

刘振邦失望地目送着女孩喃喃道：“真的是像呀！”

轮船靠近了码头。刘振邦站在船舷上望着下船的人。霍雨茵在下船的人流里。码头上的喇叭正在播放着《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

刘振邦怅惘地看着那离去的纤秀背影。

霍雨茵走出车站，立刻有人朝她围过来。她对这种纷乱的环境很不适应，心里不觉有些慌乱。

车夫问：“小姐你去哪儿，请上我的车吧，保证平安送你到家。”

霍雨茵没搭理，两眼朝外张望，正寻找前来接自己的亲人。

刘振邦也提着箱子走出车站，他气宇轩昂地走在人群中，两眼仍在搜寻掉手绢的女孩。女孩的背影在人群中飘逸，渐渐地隐没。无论振邦怎么努力寻找，可这个酷似母亲的女孩已完全从他的视线中消失。

鞭炮四起，鼓乐喧天。李显豪的送礼队伍，在街上招摇过市，引来众人观看。队伍到达刘府门前，停了下来。

李显豪对随从吩咐道：“你们在外候着，我自己进去见刘会长。”

刘占金面露尴尬，强装笑脸道：“哦，李团总光临寒舍，失迎！失迎啊！”

“刘会长，恕小弟不请自来，你不介意吧。”

“李团总是平山新贵，又得侯专员器重，请还请不来，我怎么会介意呢？”

“刘会长，得罪，得罪！你平日待小弟不薄，小弟今天是来负荆请罪的，还望会长多多海涵。”

“嗨，话说哪里去了，不知李团总今日来此有何指教？”

“明人不说暗话，那天侯专员来，小弟平日多有冒犯，还请刘会长海涵。另外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也请你大人有大量多多原谅。”

“不必说了，你这番无边无际的话，我听来有些不解。”

“刘会长，小弟还有一事相求，江湖上的事，我还得多请教于你，将来有什么好处，别忘了小弟啊。”

“李团总，你越这样客气，我就越糊涂。有什么话，你就直言了吧。”

“我李某佩服刘会长的为人和威望，所以，我特意准备了一份厚礼送上，请你笑纳！”李显豪说完，将手一挥，一口披红挂绿的精致彩漆大木箱抬进大厅摆放在中央。

刘占金不解道：“你这……是干什么？这么大只木箱，礼太重了吧？”

李显豪哈哈一笑：“刘会长，你不会让兄弟在此难堪吧？”

“李团总，古人有句话，叫做‘无功不受禄’，我与你无片瓦之助，所以无功，你这份心意我不能收。”

“嗨，刘会长，你怎么能说没有功呢，没有功，总有德嘛。”

“李团总，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是军火还是烟土？你想用新政府严令禁止的东西来害我？”

“刘会长，这就多心了。我哪里去搞那些东西？若是那些东西，只有刘会长这样神通广大的人物才能弄到。我李显豪算什么东西，只会打打杀杀，人在明处，从不防暗箭，哪有刘会长你想的那么复杂！”

“李团总，我刘某做人从来光明磊落，决不做偷鸡摸狗的勾当。你这份礼物我不能收，请你抬回去吧！”

“这么说来，刘会长是不肯给我面子啰？”

“这儿没有外人，我们就打开窗子说亮话吧，这箱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

“刘会长，你打开箱子不就知道了吗？”

“我不能打开，要开你自己动手吧”。

“嗨，干吗不早说，动手的事儿当然是我来做。刘会长是读书人，弯一下腰恐怕也是很累的呀。”

李显豪对手下的人一挥手：“打开箱子吧！”

一随从走过去打开木箱盖，一位双手被缚，身着学生服的女孩从木箱中挣扎着站起来。她面色冷漠，眸子里满是愤恨。

一位宛若仙女的年青女子挺立在众人面前，刘占金一见惊讶万分，顿时呆了。刘家的人见到这一幕，也都惊愕得一脸茫然。

刘占金不解地问：“你……你这是玩的什么鬼把戏？”

李显豪为霍雨茵松绑，又除去她嘴里的毛巾：“刘会长，这份礼怎么样，不错吧？”

“哼！荒唐，简直荒唐！”

李显豪对女孩说：“霍小姐，这是平山镇有名的刘老爷，进了这门，你就可以享大福喽。”

霍雨茵完全被先前所发生一连串的事件震惊，显得极度恐惧，一片茫然。摇摇欲倒，徐惠儿急忙上前扶着她。

刘占金不由自主地仔细端详女子，顿时不禁大吃一惊。喃喃自语：“太像了……太像了……”

趁刘占金还没回过神来，李显豪将木箱丢在大厅里便带着人离去了。

而刘占金还在不知所措地看着女孩，老四走过去轻声地问：“老爷，这女孩怎么处理？”

刘占金挥了挥手：“先把她安顿下来，以后再说吧。”

神情慢慢安定后的刘占金回到自己的桌前练着字。何四蹑手蹑脚地来到了刘老爷身后，见到他正在练字，不敢打扰他。

刘占金知道何四的来到问：“有什么事？”

“老爷，听说侯专员要来平山视察，你有何吩咐？”

“是啊，这位专员来平山不会有好事，无非又是要我给他筹钱了。”

“他来平山你又不能不见。”

“唉！我已是不堪重负了，官府的人我们可惹不起啊。”

“还有，老爷，给大少爷的电报已经发出去有一个星期了，如果他

接到电报就往家里赶的话，这两天就应该到了。我是不是派人去码头上接一下？”

“不用了，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以后我们刘家的整个家业都是他的了，他也免不了在外面跑，这点小事也应该让他自己应付。”

李显豪在码头上等着侯专员的到来。他侧身询问自己的手下：“弄枪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一切都是按你的吩咐办的，你就放心吧。”

“事关重大，不能有任何差错！”

“团总，在下办事一向稳重，不会有闪失的！”

“出了事我拿你是问。”

“是，团总！”

又有一个团丁跑到了李显豪的身边，李显豪不悦地：“怎么这么晚才来？”

“团总，您忘了，您让我去解决霍家的事情。出了点麻烦！”

“好了，先不要说了回去以后再说。”

一只青花古瓶被狠狠地砸在了地上，碎片四溅。屋中央跪着衣着鲜丽的二姨太张凤媛。

刘占金大怒：“你这贱妇！我刘家的颜面都让你丢尽了！”

张凤媛申辩：“我做错什么啦？你干嘛对我大发雷霆？”

刘占金冲上去给她一记耳光：“你这不知羞耻的东西，干出这等丑事还敢顶嘴。你让我何以面对列祖列宗，何以面对后代子孙，又如何面对四邻乡亲？礼仪廉耻这四个字你知不知道有多大分量？咱刘家几代人死死活活撑到现在，总算有了点门面。刘家能兴旺，能发达，能一代一代传下去，靠的是什么？是脸面！”

“那李显豪算个什么东西！平山镇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他祖宗三代不是偷鸡就是摸狗，没一个敢在平山抬头走路。到他这里更是落草为寇，成了祸害一方的土匪，要不是借助黑虎帮的势力，他能在我们面前昂头挺胸吗？哼，你这个荡妇鬼迷心窍，居然跟这种粗野

莽汉勾搭成奸，简直是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你想想，一个土匪、黑帮、流氓、恶棍，哪一点能跟我堂堂商会会长相比！我吐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他！你！……你……”

张凤媛不满地说：“这也怨我吗？谁叫你每晚睡得像死猪一样，我这日子好过吗？好些天你都没有碰过我，这不是活守寡？”

刘占金又给她一记耳光：“好哇，你倒怨起我来了，照你这么说不，你与李显豪偷鸡摸狗，责任全在我身上了？”

张凤媛捂着脸瞪男人一眼：“你打死我吧，免得我呆在这世上活受罪。”

站在门外的徐惠儿紧张地听着屋里的动静，想进去劝阻又怕刘占金不允许。正在犹豫，管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徐惠儿赶紧给他做手势让他轻一点。

管家问：“出什么事啦？侯专员的船就要到了。”

“怎么办呢？这时候的老爷好吓人，我可不敢进门。”

这时，屋里“啪”的一声。一件东西被狠狠地摔碎在地上，随后传出刘占金因愤怒过度，狂喘不止的声音。

管家和徐惠儿面面相觑，停止了说话。就在他们不知道是否该进去的时候，张凤媛突然打开门，慌张地叫喊：“快进来，看老爷怎么了？”

徐惠儿和管家马上跑了进去。刘占金正坐在椅子上喘气不及。徐惠儿上去扶老爷，刘老爷摆手拒绝。

管家上前说：“老爷息怒，该去接侯专员了，想必他该到平山镇了。”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家丑不可外扬，谁要是说出一个字，我要他好看，哼！”

管家、徐惠儿同声答道：“知道了，老爷。”

刘占金回头呵斥张凤媛：“贱妇！给我老实地呆在家里，等我回来再收拾你！”

车向码头急驶，刘老爷说：“快点！快点！耽误了我接侯专员，小

心我宰了你!”

有一辆车在后面紧追。在镇外的路上,有车挡住去路,刘老爷的车正要调头。突然枪声大作,前后的车上射出密集的子弹。一护卫被打伤,刘占金吓得蜷在车里直发抖:“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

汽车终于冲了过去。管家问:“老爷,太危险,开回去吧。”

“不!快去码头。”

乐队、鼓手在一团丁指挥下齐奏欢迎乐曲。侯专员被人伺候着威风凛凛地从轮船上下来,团总李显豪急忙迎了上去。

李显豪抱拳鞠躬:“侯专员一路辛苦,小的在此恭候多时了。”

“我此次来是随便看看,何须李团总这般兴师动众?”

“特派专员光临平山,让我们这小镇风光无限啊。”

“言过其实,言过其实,我不过追随孙文总理早革命几年而已,民国的伟大事业,还是要靠社会精英和广大民众共同努力,方能实现啊!”

“专员大人的金玉之言,使小的三生受益,往后还靠专员大人多多扶持……”

“唔,怎么不见刘会长呢?”

“哦……如今小镇事多,刘会长忙里忙外的,也许把这事给忘了吧。”

侯专员脸上掠过一丝不悦之色:“哦?一个平山小镇的会长有多忙?”

李显豪说:“专员,在下已备薄酒为你接风洗尘,请吧。”

车到码头,码头一片寂静。刘占金惊魂未定地从车上下来。

管家上前说:“老爷,听人说侯专员已经被李显豪接走了。”

“什么?坏事了,坏事了!”刘占金咬牙切齿地骂:“李显豪这个混帐东西!”

“一个专员有什么了不起,李显豪愿意拍马屁就让他拍好了,我们倒省些事儿。”

“你懂个屁!这姓侯的是能够得罪的人吗?自从他作了革命新